

新民晚报

男儿泪

杨益萍

俗话说，男儿有泪不轻弹。然而，近日，我却在短短数日，三次见到男儿洒泪的情景。

第一次是午餐间，与一位同事聊家事。同事今年66岁，性情开朗。谈起家庭生活的不如意，顿时神色黯然。原来，多年前，为赡养父母，他曾接老人来家同住。然而，由于妻子气量狭小，过于苛求，弄得老人无法承受，只得要求离开，到乡下投奔女儿。那一天，秋风萧瑟之中，他送父母到十六铺码头。临别之际，悲从中来，三人竟抱头痛哭。如今，时过境迁，父母都已作古，然而，谈起当年情景，他依然止不住大滴大滴的热泪滚落下来。我默默注视他流泪，心想，当年，为求得家庭平和，他不得已作了妥协，然而，内心深处，对父母的歉疚之情，却是终生难忘的啊。

第二次是傍晚时分。正值新学期开学，与一位年轻人谈起小孩上学的事。他儿子与我孙女都是一年级新生，所以，相谈甚欢。没想到，谈着谈着，也触动了年轻人的伤心事。原来，年轻人是河南人，母亲已患病去世，这些年，年轻人落户上海，事业顺畅，生活美满，几乎忘却了已故的母亲。不料，昨晚突然梦见母亲，梦境中的老人栩栩如生，问长问短。说到这里，他眼噙泪水，喃喃地说，一定是新学期开学，老人想念孙子，托梦来看望孙子了。我们忘了老人，老人还惦记着我们啊……

第三次是访谈一位同龄人。同龄人是位事业上颇具成就的专家，一年前遭遇不幸，失去了禀赋优秀极其聪慧的儿子。听说他在经受这一巨大打击后依然坚强，因此，那天谈完公事后，我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，小心翼翼地同他谈起这一话题。他告诉我，失去儿子后，一度悲痛欲绝，而后，终于渐渐坚强起来，想一想，要为纪念儿子做什么。做什么呢？经与妻子商量，决定为儿子的中学母校、大学母校分别设立一个奖学金，资助20名家境贫困、品学兼优的学生。做这件事，每年需花费8万元，相当于他全年工资收入的一半。他以此无私的举动，向需要帮助的年轻人奉献爱心，以抚慰失去爱子的伤痛。这是何等不易！那天上午，正好是他出席奖学金颁发仪式归来。我对他的坚强由衷敬佩，十分感动。然而，我也看到，他的内心依然深藏痛苦，在结束谈话时，他的眼圈一红，止不住流下了泪水。

男儿泪，使我感受到人间亲情的厚重。感念亲情，是人类的本性，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。无疑，对亲情最好的感念，就是在亲人在世时，尽量对他们好一点，再好一点，莫留下遗憾，莫留下愧疚。在他们离开人世后，记得他们，怀念他们。如能做一点公益事来纪念亲人，那自然是更高尚、更值得推崇的。

2020年春末，疫情稍有好转，与朋友相约外出透气，这几个月被关得太难受了。我们选择了金口河大峡谷。一是久闻其名，二是估计人少，有利防疫。早从成都出发，车过峨眉、峨边，下午时分就来到了金口河大峡谷入口。大渡河从泸定奔腾而下，在崇山峻岭中夺路而行，经石棉、汉源一路向乌斯河、金口河倾泻而来。这里是高原和内地的过渡带，山川陡立，河谷深坠，两岸连山，竟无一路可走。好一个天险要道！行走在壮美的峡谷，眼观亿万年河水冲刷的痕迹，仿佛听到上世纪60年代30万筑路大军凿石穿洞的隆隆炮声。沧桑的历史和壮丽的河山在这里演绎出一场宏大的叙事，在中国铁路建设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大山深处的记忆

在金口河住了一夜，我们向大瓦山进发，大瓦山与峨眉山、瓦屋山三足鼎立，是全球海拔最高的桌山，号称诺亚方舟，山上有三个海子，无名的草甸，还有金口河独有的转枝花（灯台报春花）。这是一个新开发的旅游景点，游客甚少。

驾车离开大渡河向一个峡谷切口攀爬时，只见千仞绝壁，万丈深渊，傍山险道，令人胆寒。

在临山一侧路边，出现了几个水泥封住的大洞，越往上走洞越多，洞的开口很大，现代化工程痕迹明显，谁在这里修洞？这里建洞干什么？一车人不解。我是越看越熟悉，对了，这不就是当年修建的军用战备仓库吗？44年前的那个晚上，掠过了洞穴，巨大的工棚，演出的坝子，几盏昏暗的灯光，年轻工程兵的笑容一一浮现眼前。

1976年冬，我随汽车13团宣传队到金口河慰问演出，当时部队都有文艺演出队，汽车团无女兵，17个男兵演2小时的节目，每个人都是多面手，搞乐器的会舞蹈，当领导的会演川剧，是成都军区出了名的部队文艺轻骑队。

1921年7月23日，上海人穆湘瑶联合浦东的一批民族实业家，筹资注册成立了“上海南长途汽车股份有限公司”（简称上南公司）。这是浦东公交的雏形，距今已近100年。历史有惊人的巧合，浦东公交的成立竟然与中国共产党的生日是同一天。命运注定浦东公交一定会有美好的未来。

100年来，浦东公交饱经沧桑，在风风雨雨中走过了一条不平坦的发展之路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浦东“乡下头”的公交得到了迅猛发展。特别是浦东开发开放30年，浦东公交发生了令世人惊叹的巨变。公交为老百姓的出行，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“问君能有几多愁，乘车难是第一愁。”曾几何时，老百姓对公

交爱恨交加，每天出行一刻也离不开它，可每天又怕乘它，人挤人，挤不上还要“推屁股”；车厢闷热，挤得喘不过气；车辆破旧，经常“抛锚”，乘客还要下车帮忙推车……如此这般，令人叫苦不迭。

100年，弹指一挥间，换了人间。如今的公交变得越来越美，乘客的满意度不断提高。线路越来越多，空调车，新能源车全部取代了柴油车、汽油车、“闷罐子车”。农村全部通了公交车，“村村通”使农民出行不再愁。候车有候车亭、有电子站牌，车辆何时到，一目了然。改革开放前，浦东公交只有756辆营运车，60条营运线路，如

今已有营运车辆4218辆，营运线路377条，遍布城市每个角落，与所有轨交连接。浦东公交是上海公交巨变的缩影，是上海市民出行不断改善的生动写照。

上海轨交的快速发展为市民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便利，也彻底改变了市民的出行方式，公交的格局发生了巨变。到2035年，上海的轨交线路将达到24条，车站将达到600余座，运营里程将超1000公里。这对老百姓是福音，对公交来说却是严峻的挑战。有人甚至发出了公交将“无路可走”的哀叹。

事实果真如此吗？否。浦东公交人喊出了“轨交送到站，公交送

公交啊，公交

潘阿虎

百家话小康

“到家的响亮口号，率先在全市开出了解决市民“最后一公里”的线路，方便了市民的日常生活。“最后一公里”现已成为解决市民各类急难愁问题的代名词。公交有公交的优势，公交要扬长避短，做轨交做不到的事。地面公交永远不会过时，问题是要有创新思维，要在改革创新中发展。

公交姓公，“公交优先”的战略不会变。百年公交要逆势飞扬，浦东公交人要发扬光荣传统，使“百年老店”焕发青春，再创辉煌。公交啊，公交！明年浦东公交将迎来百年华诞，愿你勇立潮头，百尺竿头，更上一层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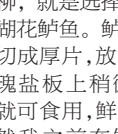
空调水何以“滴滴不休”

程志忠

晴好天气，陪父亲乘公交车外出。发现，多个座位上空调出风口处不停地滴水，出现了不少座椅积水，让数位乘客坐在座位旁无法就坐的尴尬现象。在早餐店门口排队购买早点时，一阵“细雨”袭来，躲避不及，滴在头顶凉凉的。抬起头一看，沿街楼上人家空调外机的水管，在不停地下“空调雨”，使人避之不及。此类现象，不仅影响了市民的外出心情，也有煞大都市的风景。

其实在有些人眼里，这已是司空见惯，见过“淋”过也无所谓。殊不知，大家都无所谓，“空调雨”会越来越多。

其实要解决这样的事，并非难事，只要有关人员多尽到一点责任，多一点为他人着想之心。公交车有关人员，沿街的空调用户，应定期对空调作必要的检查，发现问题，及时维修；空调外机的管子要合理安装，及时更换。有关方面能否每年组织专项巡查，设立专线，接受市民投诉，发现问题，及时督促解决，消除公交车和沿街空调水“滴滴不休”的现象，以确保广大市民安然出行？



灯花

三年前，苏州名士叶放老师参与拍摄《舌尖上的中国之三》之文会宴，为了完美呈现“金齑玉脍”这道古代的名菜，曾经在东湖庙港一带寻寻觅觅那中国花鲈，片子记录了这一切，叶老师那一声声“花鲈有哦？花鲈有哦？”让人记忆犹新。

食鲈记

刘国斌

金齑玉脍原名鲈鱼脍，最早出现在北魏贾思勰所著《齐民要术》书中。据说隋炀帝下江南品尝此菜时，因鱼肉洁白如玉，味道鲜美，汤汁色泽金黄，连声赞曰“金齑玉脍”。我也参与了《舌尖3》在苏州南石记的拍摄。巧的是，那天上午，庙港老镇源姜啸波竟然打电话告诉叶老师找到了一条野生花鲈，这让我们大家兴奋不已。我们已经在拍摄中，只能让啸波开车送来苏州。于是，叶放老师、

郑培恺先生、马可先生和我一起充分发挥想象力，纷纷猜测起这条鱼的长相。而只有2两重的野生花鲈，虽然让我们饱了眼福，中国烹饪大师潘小敏先生也在场，但也无法将此鱼做成“金齑玉脍”。最后，我们作出了一个令摄制组大感意外的决定：放生！可惜的是，这样独具创意和爱心的镜头最后并没有出现在《舌尖3》的片子里，片子中采用了养殖的加州鲈鱼的镜头，留下了不少遗憾。

上海去往庙港的路上，车出青浦金泽，就是吴江汾湖，汾湖有个东联村，当年西晋张翰为了“莼鲈之思”，三千里路途回家乡，就是回到了吴江东联村。在这里，现在已建起了张翰纪念馆。其实早在宋代，吴江就有三高祠，祭祀范蠡、张翰、陆龟蒙这三位和吴江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名人。清初长洲学者张大纯实地调查后，在《三吴采风类记》中也明确记载张翰墓就在二十九都二图南役圩，而张翰墓经过这几年的房地产大开发，早已无影无踪。

令人高兴的是，吴越美食推进会的创始会长蒋洪先生告诉我，汾湖已有村民在试着养殖太湖花鲈了，花鲈养殖必须要在半野生的环境中，否则存活

率低，肉质也差。今年6月的某一天，我们有幸在吴江宾馆品尝了徐鹤峰大师独创的玫瑰盐板花鲈鱼柳，就是选择了养殖的太湖花鲈鱼。鲈鱼去皮剔骨切成薄片，放在灼热的玫瑰盐板上稍微炙烤一下就可食用，鲜嫩脆爽。虽然我之前曾在铁板烧中也吃过如冰鱼等海鱼，在肉质细嫩方面和花鲈相比真是相差了好几百海里。嘉禄老师也曾

经为太湖花鲈写过一篇文章，题目就叫《一条喝醉了鱼》。

秋风起兮木叶飞，吴江水兮鲈正肥。

前几天，姜啸波竟然找到了一条2斤重的野生太湖花鲈，他忙着拍照发在吃货群里，发在朋友圈里，说是开业多年也没见过那么大的野生花鲈，大家一片欢呼声。

于是，第二天中午，我和叶放老师等好友，从上海、从苏州、从松陵汇聚在庙港老镇源，只为这一条传说中的“七星花鲈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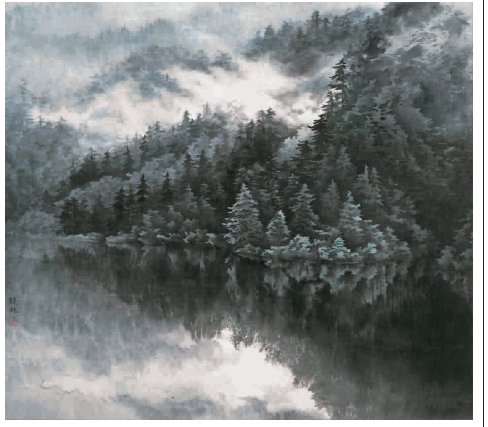
眼前这条花鲈，堪为太湖鱼类中的极品，身材修长，鱼鳞闪亮，沿着鱼脊

排的一排星斑，闪闪烁烁不输豹纹，漂亮而有野性之美，又像极了西晋青瓷瓷器上的褐斑装饰，煞是好看。啸波想了半天，最后决定以清蒸古法来呈现鲈鱼的本味。王大厨庄重地接过鲈鱼，口中似乎念念有词，然后……热气蒸腾之际，硕大腰盆端上台面，鱼鳍如旗帜高张，雪白粉嫩的鱼肉在刮刀处翻开。先喂了手机，然后大家一起下箸。比较养殖的花鲈，此物更加细腻滋润。筷头

所到之处，肉头纷披，如花瓣一般散落，讲真，心里确实有点说不出的味道。

从庙港回上海，车子又经过了汾湖。我寻思，不知现在花鲈养殖进展如何了？这里已经被确定为长三角一体化的试验区，如果花鲈养殖成功，相信沪上的馋老胚们，一定会像秋冬时节蜂拥而去阳澄湖吃大闸蟹那样，转道而来汾湖了。

为了这莼鲈之思，我们驱车来回200公里，似乎也有了些古人之风吧。



九寨沟云起 (帛画) 穆益林

遇到过不少病秧子，就是经常跑医院，好像靠药撑着，样子衰得不行的那种。看不懂的是，不少人中的不少人寿倒挺长，很能坚持。而一些看似铁棒打不死的人却一点扛不住疾病，说走就走。有人说，病秧子老在排毒，健壮的积蓄毒太深。

人吃五谷杂粮，经风霜雨雪，跟台机器一样，使久了，终会磨损，会衰败，起起落落。

人们对健康的关注真可谓前所未有，世界第一。医院越建越大，仍接不住求医的人群。生活越来越好，国人的身子骨怎么越来越差了？大牌医院从不打广告，这都医不过来，还打什么广告？把人身搞坏的是空气，没法

反驳；还有水，塑料和沾染农药的菜。没人说平均寿命越来越长，老机器哪有不坏的！医院也是，检查人体的设备越来越先进，五脏六腑搁眼前一样，煞拉丝清。确能先知先觉，驱蚁保堤，也多是小题大做，过度治疗。先进

说不定就真的找到形和质。人体少点啥不怕，怕的是多。人体无时无刻不在排毒，毒有时候会走偏道，四处跑，但人体组织内的卫士会去截堵，鼓成包。在面部是痤疮，在皮下是息肉，在肝脏就成肿瘤。这还不一定会成怎样，但大夫一句“会病变”，能吓着所有人。从中医角度，痤疮、息肉、肿瘤都是表象，拿掉了，其实是掩盖了病情，病源仍在。化疗、放疗，更是大面积掩盖。可如今却认同了这一做法，因为病变和扩散震慑住了所有患者。故此，谢西医的多，谢中医的少。因为西医往往能够立竿见影，哪怕昙花一现；中医见效太慢，人们一般都等不得。

听新老先生的金玉良言，我想你肯定会获益或感悟。

七夕会

健康